

5-1-2016

由「香港電視」的死而復生的歷程探討 香個人身分認同

Lok Man 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commons.ln.edu.hk/mcsln>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吳諾雯 (2016)。由「香港電視」的死而復生的歷程探討香個人身分認同。文化研究@嶺南, 52。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mcsln/vol52/iss1/3/>。

This 專題文章 Featur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由「香港電視」的死而復生的歷程探討香個人身分認同

吳諾雯



圖為王維基在大學舉辦講座

(圖片來源：<http://www.isoc.hk/>)

背景及引言

二零一三年十月五日，政府宣佈會發兩個免費電視牌照給有線電視的「奇妙電視」和 NOW 的「香港電視娛樂」，而王維基的「香港電視網路」（下稱香港電視）的申請則不獲接納。大熱倒灶，群情洶湧，有網友在公佈發牌結果後，在面書（Facebook）立即發起「萬人齊撐!!!快發牌比香港電視!!!」，面書專頁，¹至當天晚上九時三十分為止，已達約十四點五萬人加入，平均每分鐘約有七百人參加（現時專頁有四十五萬多人參與）。香港近年言論空間逐漸縮窄的情況愈趨明顯，關於大眾媒體的社會運動，在香港近年就有民間電台爭取開放大氣電波運動、撐港台運動和爭取 DBC 復播運動等，但規模和成效並不顯著，但對於香

¹面書專頁：「萬人齊撐!!!快發牌比香港電視!!!」<https://www.facebook.com/supporthktv/>

港電視不獲發牌的事，香港人的反應就明顯熱烈得多。²

二零零九年，有鑑於廣播事務管理局（簡稱廣管局）在免費電視牌照的公聽會，³收集到不少對現存兩個電視台的節目質素不滿的意見，於是首次表示歡迎收費電視和衛星電視申請免費電視牌照，當時王維基的城市電訊表示考慮申請。二零一一年初起，「城市電訊」挖走不少無綫電視的演員和幕後製作人員，掀起了電視業挖角潮。二零一二年年初，城市電訊獲政府發放將軍澳工業邨的一塊地皮，用作興建自家的電視製作中心。城市電訊表示該電視製作中心擁有全亞洲最大一號直播錄影室，其後期製作大樓會比無綫電視的電視城大一倍。二零一二年五月，城市電訊宣佈新電視台將命名為香港電視網路有限公司（下稱「香港電視」），並表示「香港電視」已擁有超過五百名幕後精英團隊，另有約二百二十名藝員加盟支持，「香港電視」準備就緒，香港市民萬分期待。免費電視的發牌卻由曾蔭權的朝代，一直到拖延到梁振英上任後一年多。

這一切，香港人都看在眼裏。等了又等，二零一三年十月得來的卻是一個令人失望的消息。這一次，香港人和香港電視的抗爭，跟自二零零三年起的「保育潮」所帶來的本土運動有什麼不同？

此文希望透過兩方面：一、社會運動定義的「香港人身分」，由本土社運的背景，發展至「香港電視」爭取運用權力及特權法上訴裁決的抗爭，作為本土社會運動的意義；二、主流傳媒報道香港電視的老闆王維基的個人經歷，以及他在整個抗爭裏的角色，作為「香港仔」標誌（icon），去探討現時香港人的本土身份認同。

²林兆彬〈為左時電視，香港人可以去到幾盡？〉，2013年10月16日

³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中期檢討公聽會

http://ba_archives.ofca.gov.hk/cn/doc/summaryreport_20090619.pdf

一、社會運動定義的「香港人本土身分」

概論九七政權移交後香港社會運動如何建構本土

香港在一九九七年的政權移交後，社會運動如何定義本土，一定要提二零零三至二零零九年間的「保育潮」，由灣仔利東街，至二零零六年反對天星、皇后碼頭拆遷的一連串保衛行動，香港人出於一份「集體回憶」的感情，開始去想自己和香港的關係，「本土的主體在於中下階層，及小人物的反抗。香港的文化不是中國傳統五千年的文化……創造香港歷史的不是大人物，而是通過中下階層的奮鬥，才會有今天的香港，小人物的反抗是今天香港能有這樣地位的重點。」⁴陳景輝在〈本土運動的緣起〉一文指出，因為那些年間「本土運動」的浪潮，我們重新發現眾多小人物在城市裏的付出和價值，如何「建構單一香港形象下的多元」。

梁文道在天星碼頭被拆之前的一晚，在集會對群眾（尤其指運動當中的青年人）說了一句：「時間貼在我們這一邊」，⁵香港被英國殖民了百多年以來，香港人一直是以「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為生存和生活的態度。梁這一句不單是鼓舞了當時在場的抗爭者，也是搖醒了香港的青年人要為自己土地抗爭和負責。二零零八年的反高鐵和保衛菜園村的運動，抗爭的青年以苦行和絕食表達訴求，也是一種重新與土地結連的「獻祭」——誰也很容易嗅出這些行動的宗教味道，「本土」除了是以「小人物」優先，也是把自己方便和優先這些「利益至上」的心態放低，那些抗爭的青年人都住在城市或新市鎮的高樓大廈，他們受苦的抗爭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為了住在菜園村的老人家不用受「臨老被人拆屋」之苦，也是想大眾反思，為了「發展」，就可以任由推土機踐踏「不值錢，阻礙發展」的人和事嗎？

二零一二年，梁振英政府上，政府強制成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遭到民間

⁴本土運動的緣起，陳景輝，2008

⁵時間站在我們這邊——給林鄭月娥的一封信，梁文道，2007

強烈反彈，葉蔭聰指：「香港的『國民教育』可以理解為中央與香港的土共要解決所謂『民心未回歸』的手段之一。另一方面，香港在一國之內，『國民教育科』當然也屬中共的政治思想及宣傳工作，所以稱之為另一種『二十三條』也不為過。」⁶是以香港人對此甚為焦慮。

學民思潮、家長和教育工作者的團體組成「民間反執國教科大聯盟」在二零一二年七、八月間，以遊行、擺街站等形式表達「反國教科」的訴求。至二零一二年八月三十日學民思潮在政府總部發起「埋單計數，撤回課程，佔領政總」的集會。多名學民思潮成員及義工在現場紮營，通宵留守。三名學民思潮的同學絕食五十六小時，及後由民間反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十位成員（有家長、老師、社會老將）接力絕食。至九月八日下午六時十五分，行政長官梁振英、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教育局局長吳克儉、開展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主席胡紅玉召開記者會，作出讓步：包括將三年的開展期限取消、開科與否由學校自行決定、檢討課程指引及承諾在五年任期內不會再推動國教科獨立成科，集會至九月九日凌晨結束。

「反國教」的抗爭比之前所說的本土社運覆蓋面更廣，活動也更大型，不少人甚至形容二零一二年的「反國教運動」是一場「公民覺醒」，對本土意識也是，葉蔭聰指，「在運動中，香港人呼喚本土身份認同的聲音是強烈的。一句『為了下一代』，凝聚了多少命運共同體的感覺！同時，我在運動中也，愈來愈感受到，香港人追求的是一種真誠的生活，一個有良知的自己。」⁷為了孩子，不只是為了骨肉至親的思想自由，也是因為仍然相信香港這個地方才會爭取。

香港電視抗爭歷程：「本土」的退出？命運不再共同？

⁶國民教育科與思想宣傳工作，葉蔭聰，20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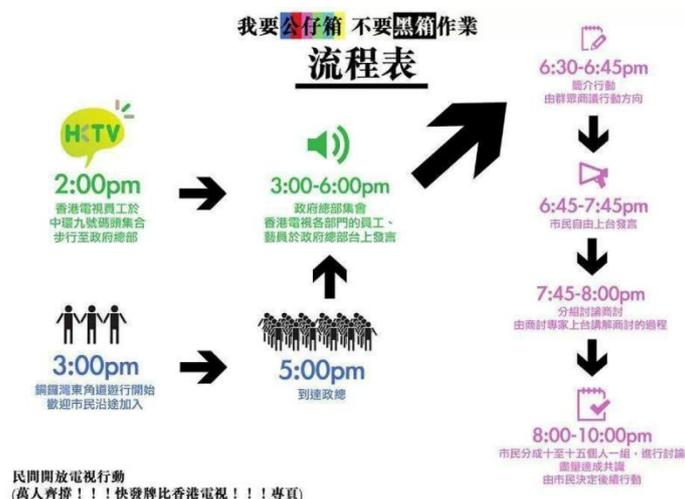
⁷談香港反國民教育運動——給中國大陸青年的一封信，葉蔭聰，2012

二零一三年十月十五日，政府公佈免費電視牌照申請的發牌結果，王維基的「香港電視」申請不獲接納，有網友在公佈發牌結果後，在面書立即發起「萬人齊撐！！快發牌比香港電視！！」的面書專頁，這個專頁的封面圖王維基，令人聯想到給專頁按「讚」便等於「撐」王維基。群組發起人隨即發起在週日舉行遊行及佔領政府總部。

由二零零三年的保育潮至今，「本土連動」的發展有不同程度的推進，加上社交媒體的流行，在消息傳達和號召人群方面較前更方便。這一次香港電視爭取發牌的抗爭，對「抗爭的主人家」和「本土」的爭論，也比之前的運動來得紛亂，也為本土社運的定位和氣氛帶來改變。

運動分裂：「左翼」變「左膠」？

十月十五日（星期二）政府公佈免費電視發牌結果，當天晚上「萬人齊撐！！快發牌比香港電視！！」面書專頁已有超過十萬人參加，三兩天之間，該專頁的召集人號召群眾在十月二十日（星期日），發起「我要公仔箱，不要黑箱作業」的遊行（下午三時在東角道出發）和集會（政府總部）。同一時間，香港電視職工會也召集了員工遊行（下午二時在中環九號公眾碼頭）和集會（政府總部）。有網文嘗試整理幾個類同的遊行，集匯群眾。



(圖片來源：<http://timable.com/en/event/151467>)

也有人在十月二十日之前就說明，對「我要公仔箱，不要黑箱作業」的遊行和集會不存期望，因為該面書專頁的召集人是「左翼 21」的成員陳璟茵（她後來澄清是以個人名義參與是次運動），不少網友對於「反國教」一役的結果和平散去，對此仍然對「左翼」（泛指）「懷恨在心」。

據統計，十月二十日的遊行有十二萬人參與，員工主持的部分大約至六時結束，此時陳璟茵和區諾軒（二人均是「左翼 21」的成員，但聲明以自己的身份參與運動）接力上台主持集會，當二人帶領群眾進入「商討環節」時，不少人不知道做什麼，也有人覺得不滿，消磨群眾士氣，有人衝上台阻止並控訴二人「騎劫集會」，情況一度混亂，及後陳璟茵和區諾軒將集會交回香港電視職工會。

事後網上言論差不多一面倒地批評陳璟茵和區諾軒，他們涉嫌在未徵詢香港電視職工會的情況下，要求台下十幾萬市民參與「商討」，又在政府總部籌款。大批市民不滿離場，甚至有香港電視的員工在網上抱怨被騎劫，另外就是有義工誤放籌款箱而被指以香港電視之名欺騙市民善款。不少人不知就裏，也有不滿被騎劫而離開集會，而二人所屬的「左翼 21」也被批評，甚至連支持他們運動的朋友也被稱為「左膠」。

苦主為主體，不要「代理人」，是本土社運的進步嗎？

在這一次的抗爭裏，不少人批評陳區二人「不懂分莊閒」，香港電視職工會才是抗爭的主角，「左翼」的年青人不應插手「撈政治油水」，謂他們只有想提高自己的曝光率。實上香港電視職工會亦與這群義務幫忙的網友劃清界線。



(圖片來源：<https://www.facebook.com/HKTVNetworkTradeUnion>)

這和之前反高鐵、保菜園村，甚至二零一三年初葵涌碼頭工運，形勢截然不同。在香港大學就讀一年級的陳璟茵曾參與碼頭工運，她在接受訪問時曾經表示，參與碼頭工運是她的政治覺醒：「其實陳璟茵很關心工人的飯碗問題，今年三月參與了貨櫃碼頭工潮，當時也擔當了司儀的角色，這亦是她的社運啟蒙。她在香港大學讀政治學與法學，對電視發牌背後的制度決策不公尤其關心，覺得要盡力幫助推展運動，當專頁的管理員決定要以遊行的方式去介入運動時，她也義不容辭地站到台前。」⁸只是這一次「苦主」的反應並不同於葵涌碼頭工運。

現以《突破書誌》的一篇報道〈**工人與學生的命運是一體的**〉回顧一下碼頭工人、工會和學生的連結：

「工人、學生，不正正經經上班上學，竟在碼頭搞事。兩班人風馬牛不相及，究竟搞什麼？」早前葵涌貨櫃碼頭工人宣佈發動罷工行動，逾千學生和市民到場聲援，坐在電視機前的「家庭觀眾」，會發出以上的疑問嗎？是職工盟的何偉航，把大學生與工人牽線。

「我們的工會只有幾丁人，罷工前約一星期前，我考慮到這次要搞得起，一定要找人幫忙，例如網上動員或文字宣傳，於是便聯絡學聯及左翼 21，解釋碼頭的

⁸ 專訪陳璟茵：我驚，但仍要站出來,獨立媒體，2013年11月16日

工作狀況及工友訴求，彼此一拍即合。」何偉航說。

二十出頭的大學生何潔泓：「我們的命運是與工人一體的。我常說，自己是『準工人』；當我們畢業後做 OL、白領，在人工、工時上受壓榨外，電力、交通工具、日常用品等等，生活亦統統都備受壓榨，這是社會的資源分配不公所致，與工人的處境一樣。」

這場罷工，學生付出很多，何偉航稱，『他們是社運專家，我們熟悉勞工權益，於是一起交流苦行，集會的經驗，互相補足。』當然，學生取代不了工人，工人要主動在罷工中站出來；而工人感到支持，亦開始勇於抗爭。

可是現實的工運並不浪漫。工人與學生，因着年紀、背景迥異，在此次罷工，難以避免出現矛盾與誤會。

最明顯的，是兩者抗爭的出發點並不相同。大部分工人只為飯碗抗爭。Stanley 不諱言：「一個工人就是一個家庭；四百多個工友，就代表四百多個家庭。他們的包袱很大，擔心老婆子女埋怨，又害怕工作時被針對，要他們站出來很不容易。」青年人抗爭的出發點，卻是社會公義，表達方式也包括肢體及堵路。當工運與社運結合，工人不易理解及接受。

「學生與工友對事情的確持有不同看法。衝突是有的。學生想走社會運動、學運的路線，例如當我們發動杯葛和黃商鋪行動，工人不太明白行動的意義。」Willis 反思到，學生的人生經驗有限，在工友前不得不謙虛下來。「雖然我們與工人的命運一樣，但的確背景不同，我們未曾工作，思想也較理想化。這四十天，是學習與工友溝通，向他們 present 社運的想法。」

本土關乎左右嗎？

由不同的人士去溝通和參與，這豈不就是「商議」「由下而上」的溝通？**本土的身分建立不是從天而降，而一蹴而就的。**這是需要在時間裏醞釀和長成，讓不同人士參與社會運動，對當權者的不公作出抗爭，這是「本土」育成的一部分。香港電視的抗爭在一開始便抗拒「左翼」的「和平理性討論」的進路，甚至會將之前的抗爭（反國教、反高鐵）的成果失敗，或者未贏到最盡歸咎於這些進路，然後標籤擁抱這座認同平等、自由、公義、自主、反專制、維持核心道德價值的正路人文精神文化人，或人道主義朋友都是「左膠」，這除了是對「左翼」的理解過於粗疏和籠統，也是在過早的階段消滅不同的可能性。只討論或左或右，並不是適合討論「本土」的框架。

就香港電視的抗爭而言，在群眾情緒高漲之時未必是好的商議時間，但冷靜過後，大家應該反問，難道商議在社會運動裏不是必要的嗎？苦主以外，應該怎樣與市民和學生去維繫？難道每一次也是目標為本嗎？有了結果便解散？

又實際又有能力的「苦主」：港電視員工

陳區二人因著群眾壓力退出香港電視抗爭，把主導權交回香港電視職工會。及後十多天，他們每晚也在政府總舉行集會，在那裏播放香港電視製作的節目，也有在萬聖節舉行派對「捉鬼」，他們懂得吸引群眾的目光和媒體的鎂光燈，不像受舊區重建而被迫遷的街坊，或者受外判制度剝削的碼頭工人。雖然這些年青的員工並沒有社運的經驗，但他們懂得設計運動的亮點。

香港電視員工成為運動的主體，他們播放的節目吸引，盡顯專業精神，他們設計了的活動有創意，獲得公眾的支持。他們懂得在正確的位置上付出，也有所選擇

和優次。例如他們沒有考慮過絕食：「會否『絕食』抗爭？原來這十人之間沒人提議過絕食，反而有人笑說可以試試用『暴食』來抗議」⁹雖然最後立法會不通過引用權力及特權法追查行政會議不發牌給香港電視的原因，而要等待司法覆核，香港的市民仍然為香港電視及其員工抱不平。

我想在這裏引伸一點，香港人認同專業人士其責是很切合「香港人的 admin 思維」劉紹麟《香港的殖民地》一書裏，提到香港人的思考習慣是用「admin 思考法」，就是「將原屬方向性、原則性的根本性的問題（無權參政導致無歸屬感），經過一種獨特的思考模式過濾後，化約成不傷人蓄的行政問題。特色是只處理操作的面向，admin 地思考問題，解決問題，從「admin 思考法」導引出來的行動，勢必是零碎的，局部的，短暫而言可以止咳止癢，長線而言沒有處理過核心問題，讓問題一天一天爛下去。

就香港電視抗爭一事而言，止咳止癢當然是香港電視員工設計的集會，這可以讓群眾表達對政府和立法會的訴求和不滿，但這一次群眾和香港電視員工要「左翼」／大學生學懂「分莊閒」，下一次遇著本土社運的機遇，想參與策劃又不是「苦主」的市民和學生，又如何是好？爛下去的核心問題，看來是香港本土社運方向和論述。

三、王維基：香港人最能認同的「香港仔」傳奇

在香港電視整個抗爭過程裏，不能不提香港電視網路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王維基，在整個抗爭的過程裏，他雖然沒有在政府總部出現過，但他的說話和行動都備受注目而被廣傳。不論在大學講座，或開記者會譴責梁振英，字字鏗鏘，有理有節。直至立法會不通過以權力及特權法調查行政會議不發牌的原因，香港電視申請司

⁹ 〈不想跪低做順民——專訪前港視導演蔡錦源〉，2013年11月4日

法覆核，始終不放棄。香港電視終於在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公佈推出流動電視服務及 OTT 服務(Over-The-Top)，並以約一點五億港元收購中國移動香港 UTV 業務。王維基成功越過了「一男子」梁振英的阻礙，也沒有觸及與「阿爺」為敵的底線，他收購了中國移動公司重新運作，重新僱用三百多名之前因不獲發牌而解僱的員工，皆大歡喜。王維基成了「香港人」的典範和稱讚的對象。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壹週刊》封面

(圖片來源：<http://www.qmag.org/hknext-1242/>)

以下節錄了《壹週刊》第一千二百四十二期的封面故事（風雲人物：王維基）：

王維基的老同學說他愛名利，王維基的確由細到大都諗住賺錢，搵銀之道就是一個「變」字。由中學搞補習社、大學走水貨書、廿七歲做 IBM Top Sales 年薪過百萬元、移民後又回流搞長途電話，三十五歲做上市公司主席、再由寬頻走入電視的花花世界，王維基從來都不滿足。王維基在人心惶惶的香港後過渡期，憑一招「睇餸食飯搵路行」將巨敵殺得片甲不留，而且，唔單止十年更一直行到二〇一三年……然後他重重地跌了一跤（香港電視不獲發牌），但他知道，只要「搵位走」就無有怕，這是他的強項，也是香港人由來已久搵啖飯食的特質。結果，在

新一年來臨前，王維基親自示範，如何將香港人見招拆招的本色，變成擊破梁振英的最佳武器。王維基體內有無限復活的基因，因為他是香港人。五十二歲的王維基，由六十年代至今的歷史巨浪中不斷走位為求上位。由細到大，他都沒有爭取民主的宏大夢想，我們不會見他出席六四燭光晚會，也不知道他對普選的立場。他雖然做過浙江政協，但到今天仍然手握一本加拿大護照。所謂魔童，只是個識變通的地道香港仔。

這篇報道的導言把香港人認同王維基的特質巨細無遺地形容出來：「搵啖飯食」、「見招拆招」、政治原則不是重點，總之目標為本。有網友這樣形容：

由運動開展至今，王維基跟員工一直兵分兩路，政府層面的由王親自操刀，民間操作交給員工層面維持，而王的個人介入就放在不斷的院校講座串聯；既可招兵，但又非正面交鋒，亦從來強調不涉政治。對這留有一手的隱形戰書，現在的中移動交易就該是回禮，王氏也「感謝各方朋友的安排」一切談笑用兵，又不止於和理非非的空言。而 OTT 是網台，CMMB 是大氣，兩個都不受廣管條例規範，自由度更大，亦可更具個人立場；但要轉制式作高清廣播就要同 TVB/ATV 傾，這就可能是之前雙王會的原因，也能是亞視續牌的條件，HKTV 更還有司法覆核在手。（正政唯識）¹⁰

香港人認同最實際的結果，那就是要有新的，好看的電視節目，在哪裏看到也沒所謂。在香港電視抗爭之初，拿著本土旗幟的人們對著「左翼」的小心眼，此刻竟就消失了，對香港電視這個故事，可以說大團圓結局落幕了。

幾多香港電視的員工（小人物）的付出，面目漸變模糊，如果說王維基是香港精

¹⁰ 正政唯識：<https://www.facebook.com/politicmood>

神的實踐，我在這裏想提一個反建議——香港電視導演蔡錦源，對我們想像香港電視這一役如何實踐「本土」意義，有更大的意義。

〈不想跪低做順民——專訪前港視導演蔡錦源〉¹¹

以下節錄了〈不想跪低做順民——專訪前港視導演蔡錦源〉：

和阿蔡同期入行的，有著名編劇韋家輝，阿蔡也見證過梅艷芳出道、梁朝偉走紅。以阿蔡的資歷，若肯妥協多一點，可能會爬得更高，但阿蔡甘於「撈得霉」，因為他保住了自己的腰骨。在無綫亞視工作時，他撰文批評母公司，曾被亞視高層勒令封口，他寧可丟工作也要講真話；做 freelance 時，有老闆想競選功能組別，他卻因不認同功能組別，推掉拍攝宣傳片。在電視圈這樣是否「唔識撈」？阿蔡強調，自己不是烈士，只想做一「人」，淡然說「看你重視什麼吧。若你覺得升職和前途重要，比個人價值更重要，那你跪低，做順民吧。」

阿蔡分析……：「今日港視的朝氣，和無綫剛開台近似，沒人擔保十年後，港視會否會變成今日無」。阿蔡心水清，說牌照多了，未必節目多樣化，只是碰巧今次王維基敢於衝擊電視局面，他提醒大家不要把寄望放在個別人士身上，而是要看背後的制度。對於王維基，蔡這樣評價：「他只是做回一個正常老闆，香港很久沒見過這種老闆，電視業內較少見。」

他熱愛電視，但不在意名氣；明明很資深，卻不扮大佬；敢於批評，不失冷靜；他愛旅遊，有一種近似流浪者的逍遙，又有思想者的孤僻。他自中學已愛思考人生，深受戴望舒、徐志摩、馮志、蕭紅等近代中國作家影響。中七後希望考入中大中文系或哲學系，可惜失落，後轉折投考無綫編劇訓練班：「我相信人必須有

¹¹ 〈不想跪低做順民——專訪前港視導演蔡錦源〉，2013年11月4日
原文載於明報星期日生活，全文見：<http://news.mingpao.com/20131103/uzb1.htm>

理念，以理念影響別人，那時天真以為，拍電視可以影響人，怎知做了很多年，也發現無能為力」，他苦笑。

或許他的抗爭和付出沒有改變香港電視公司生存與否，但蔡錦源以他的作品和生命對香港本土文化的默默耕耘和貢獻，絕不比王維基少。

結語

因着港視「死而復生」這一役，從其抗爭過程及主流傳媒報道其公司主席王維基的論述，「殖民地幽園」的陰霾看來比之前更厚重了——「搵食行下」，只解決眼前的問題，不歸根究底的犬儒，這些在二零一三年年底，是很多香港人重新認定和共鳴的身份和價值。

社運方面的討論要向本土重新出發，要重新思考誰是主體？究竟是苦主？還是香港人？唯有香港人和社會的命運是連結的，才有機會撇棄「左右」的討論，在運動裏，重新思考香港人當家作主的實踐。

我相信，還有很多「小人物」還是像蔡錦源導演一樣，為了在大時代下做一個「人」而努力，而重新建立香港人的本土身分，就不只是「一個人」的努力，本土的論述，要透過重新刻劃這些許多面目模糊，不同階層的香港人，這些論述的功夫，也有助於連結和維繫香港人的本土身分。